

成语故事

天各一方

增订版

格林童话精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小兵张嘎

西游记

伊索寓言精选

雷雨

白桦 秦弓 / 选编文 40 篇

文学名著导读 (高中版)

水浒传

格列佛游记

庄子选译

红楼梦

骆驼祥子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高中部分

朱自清散文精选

海底两万里

安徒生童话精选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 50 篇

论语通译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哈姆莱特

小学生必背古诗 70 篇

茶馆

鲁迅杂文精选

克雷洛夫寓言精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 ● ● ●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增订版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白烨 秦弓 / 选编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白烨, 秦弓 选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增订版)
ISBN 978 - 7 - 02 - 007068 - 8

I. 二… II. ①白…②秦…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709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李 博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白烨 秦弓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1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33001 - 36000

ISBN 978 - 7 - 02 - 007068 - 8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增订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对原有《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于2003年5月编辑出版了一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50种,丛书的书目均为“新课标”所推荐。

2006年,在广泛听取教育界专家和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我们又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修订版)”60种,书目上增加了若干中国当代文学的佳作和中外文学优质选本,内容上增加了介绍文学常识、提示学习思考的“知识链接”。两年后的信息反馈显示,这次修订受到了广大中小学师生的肯定和欢迎,但对入选书目仍有不足之处。为此,我们慎重地继续扩充了丛书选目,再推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70种。增订版除继续增加部分中外文学名著外,同时还新组织编写了“新课标”中推荐阅读的中外民间故事、中外童话故事、中外

历史故事等选本。我们希望,这次增订后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内容更广泛,知识更实用,针对性更强。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四月

导 读

如果把 20 世纪中国文学比作一条绵延不绝的精神长河,那么,短篇小说便是其中最绚丽多姿的浪花。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是:与长期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鸿篇巨制相比,篇幅上的局限并不必然意味着短篇小说艺术品位或思想深度的匮乏;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规模、篇幅上的限制恰恰为其注入了充沛的活力。作为文学家族中的“轻骑兵”,短篇小说始终处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造的前沿,是最活跃、最富探索性的文学样式之一。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便是以“经典”为标准的短篇小说选本。由于选本篇幅上的制约,也由于编者与读者在审美情趣上的见仁见智,“遗漏”的情形自然无法避免;但公允地说,选本中的篇什,大多从不同侧面代表着 20 世纪不同时期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库藏中,这些作品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百年中国文学(小说)的精神脉络。

—

新小说的诞生,可以溯源到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杂志《新小说》,倡导政治教化与思想启蒙的“政治小说”,并且竭力为“新小说”争取“正宗”地位。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在内的新小说倡导者们,着眼于

小说“改良群治”的社会政治功用,将小说俨然当作了包治社会百病的丹药。

晚清十年间,中国小说创作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真正与传统小说“划清界限”的“新小说”,一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才出现。鲁迅 1918 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从 1917 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随着时局和社会境况的动荡变迁,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了若干不尽相同的风貌。单就小说创作而言,第一个十年(1917—1927)最重要的特色是个性的释放和创作方法的多元。这与“五四”时期个性觉醒、兼收并蓄、激越昂扬的时代精神有密切关联。第二个十年(1927—1937),“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小说创作随之而来的变化则是由抒情逐渐走向叙事,不同文明形态的冲突在小说创作上也表现为“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的对峙与互渗。第三个十年(1937—1949),战争与救亡成为小说创作的共同主题。这一时期,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不同政治区域的创作又显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现代部分的小说篇目,大多是上述不同阶段的现代中短篇小说杰作。阅读这些经典文本,对读者获得关于现代小说内在发展轨迹的感性认识不无裨益。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分别于 1923 年、1926 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与《彷徨》。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一方面,小说切入青年男女冲破旧家庭束缚后在爱情和生活上所遭遇的双重困境,入木三分地表达了理想者当时在死一般寂静的现实面前凄凉悲苦的境遇;另一方面,小说不以情节见长,而是在高度诗化的语言和精致的修辞手法里,在第一人称叙事

营造的低徊舒缓的格调中，寄寓了作者深彻入骨的哀婉之情——这种写法，为中国现代小说开辟了一条诗化叙事、抒情化叙事的蹊径。鲁迅的小说，将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几近完美地融为一体，为后世文学家留下了无法穷尽的精神财富。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发端，同时也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

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体式在郁达夫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由于留学日本期间受到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影响，郁达夫是从“内心的要求”出发从事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观抒情、对病态心理的大胆暴露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在郁达夫的作品系列中，《春风沉醉的晚上》堪称最有诗意的篇章之一。虽然仍旧是“自叙传”式的主观抒情，但与《沉沦》、《南迁》等作品不同，该作品明显减少了情感宣泄的成分，而是将冷峻的目光对准生活在租界贫民窟里的底层平民，用质朴可感的细节，描绘他们饱受摧残的情感世界和因苦痛而扭曲的生存状态。

中国的“现实主义”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直面人生、关切社会的伦理精神，而并非严格的美学规范。因此，我们将那些不同程度渗透着现实关怀的“再现”型作品称作“写实文学”可能更为合适。作为占据中国现代小说绝对主导地位的审美风潮，“写实文学”在不同阶段均有相当复杂的表现形态；如果从“写实”的风格上来进行区分，则大致可以划为以下三类：

（一）社会分析类：即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剖析和宏观描述，茅盾、沙汀、叶圣陶、张天翼、周立波、李劫人等作家的创作当属此列。

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作家用社会科学家的思维与眼光，以“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江浙农村为背景，通过描写林

家铺子由挣扎到倒闭的过程,表现了30年代初风雨飘摇中民族工商业者的共同厄运。《在其香居茶馆里》是沙汀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叙述的是抗战时期某川北小镇围绕兵役引发的一场荒诞剧。一场“善”与恶的虚假纠纷,最终以恶的得逞和伪善的败露而告终。作者以犀利而又冷峻的现实主义笔锋,揭示和嘲讽了国民党兵役制度的黑幕。异彩纷呈的边地风俗描写,也为该小说增添了不少艺术魅力。张天翼创作于1938年的《华威先生》,堪称讽刺、批判型现代小说的典范之作。作家立足于敏锐且深厚的现实体察,以尖锐的批判态度刻画了一个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的国民党官僚形象,足以载入现代小说经典人物形象的画廊。

(二)主观写意类:即从作家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出发,对个体生存和外在现实做出诗意的表达和观照,往往具有较为浓郁的主观色彩和唯美主义倾向。沈从文、萧红、艾芜、孙犁的小说,大都属于此类。

沈从文的小说名篇《萧萧》,通过对童养媳萧萧人生际遇的传神描述,折射出作家面对乡土世界的矛盾心态——对土风蛮俗和当地人生命意识的麻木表达了隐隐的哀怜,同时又流露出对湘西人混沌无知、纯净自然的生命状态的向往。《小城三月》是英年早逝的女作家萧红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以平静克制而又诗情洋溢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少女哀婉凄美的爱情悲剧,通篇渗透着对荒谬的旧婚姻制度的控诉,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人生的悲凉底蕴。《山峡中》是艾芜早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群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边地流浪者。他们盗窃、走私,甚至杀人越货,但也爱憎分明,不乏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作者既否定这些盗马贼们畸形的人性,又以对旧时代悲剧根源的深刻理解,对他们报以同情的悲悯。

(三)情理交融类:即风格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将客观再现与主观抒情、理性与感性融为一体的小说创作,这一类作品往往具有突出的文学审美价值,其代表作家有老舍、丁玲、张爱玲等。

《断魂枪》堪称老舍众多市民小说精品中的奇特之作。这篇脱胎于旧武侠小说模式的作品,以炉火纯青的“京味”口语,讲述了一位名叫沙子龙的“神枪手”在火车和快枪的时代所遭遇的尴尬。一个外表超脱的大侠,被晾在了严峻的现实土地上:内心空虚痛苦,生命价值更是无从寄托,深刻袒露了中国传统封建文明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无所适从的困境。发表于1941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前期小说中的个性主义追求。作品的题材相当特殊,塑造了一个遭日寇凌辱后承受灵与肉的双重折磨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乡村女青年形象。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深入边区的知识女性,作为丁玲的“代言人”,她在小说中对贞贞的经历报以同情和敬意,对歧视、奚落贞贞的愚昧群众则表现出极大的义愤。由此可见,这篇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小说,依然闪烁着“五四”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锋芒。

二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的半个世纪,起伏跌宕的社会情势和文艺思潮使然,中国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一波三折的崎岖道路。

(一)“二十七年”(1949—1976)

建国后的前二十七年,面向工农兵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了小说创作的主导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创作方法。大多数小说家,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描述现实,

都力求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符合主流文艺规范,从宏观层面表现“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生活“本质”。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红旗谱》、《青春之歌》、《艳阳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巨制。相较而言,由于文体的轻便,同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折射出了作家丰富的艺术个性。

《山地回忆》,是孙犁写于1949年年底的短篇小说。小说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以第一人称回忆了战争年月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赵树理发表于1960年的《套不住的手》,取材别致,通过老农民陈秉正一双劳苦功高的手,一双“套不住”的手,歌颂了社会主义时期新型农民勤劳朴实的高尚品质。小说结构精巧,风格含蓄沉郁。作家通过对实干精神的倾心礼赞,委婉表达了对当时“浮夸风”的反拨与质疑。

(二)“新时期”(1977—1989)

文革结束以后,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踏上了“向文学复归”的道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揭露极“左”年代创伤记忆的“伤痕小说”、剖析时代悲剧成因的“反思小说”、记录改革艰难进程的“改革小说”、追叙知青生活经历的“知青小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1985年前后形成潮流的“寻根文学”,更是全面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层面的超越,使文学回归文化和审美的“正途”。以韩少功、阿城、郑义为代表的作家,探询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期望“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韩少功语);同时,有意识借鉴象征、暗示等西方现代文学手法,为小说创作带来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瑰丽的艺术想象。“寻根小说”兴盛的同时,“先锋小说”流派也渐趋兴盛,蔚为壮观。马原、余华、孙甘露等作家,通过颠覆文学的传统审美规范,致力于激进的叙事实验。80年代后期,“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是文学界

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刘震云、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家，拒绝观念形态对生活的遮掩，主张对生活“零度介入”，揭示生活“本相”。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哦，香雪》是80年代知青小说中艺术成就颇为突出之作。史铁生没有去剖析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创伤，也没有停留于痛失青春年华的慨叹，而是独辟蹊径，书写知青与当地乡民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意。小说具有多层面的丰富意蕴，拓展了知青小说的视野。铁凝则用清新纯净的口吻描绘乡村少女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抒情的笔调，还传达出作家对新旧文明裂缝中乡村世界命运的感怀。

汪曾祺发表于80年代前期的小说，一度被视为体现“寻根文学”文艺主张的范例。取材于江南市镇旧时风情习俗的《受戒》，在底层人民的艰辛中发掘诗意，展现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旷达、乐观的品性。作品具有浓郁的散文化特征，洋溢着返璞归真、冲淡平和之美。“寻根文学”的发起者之一韩少功，在小说创作中自觉树立了以文化反思重塑民族自我意识的观念。《归去来》写一个老知青扑朔迷离、令人困惑的奇异经历，夹杂着作家对传统文化原始形态的深刻自省。

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先锋小说”家余华前期代表作之一。作品沉浸在梦魇一般的情境中，讲述了一个十八岁少年离家远行所遭遇的匪夷所思的经历。

（三）九十年代（1990—1999）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勃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该选本的篇幅，自然不足以概览90年代短篇小说异常斑斓的图景。《鞋》、《轮渡上》两篇名作，却也不乏窥斑见豹的作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鞋》，以不足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事。刘庆邦从乡村

生活习俗着墨,围绕一个农村姑娘为未婚夫做布鞋展开情节,把一个少女情窦初开、佯嗔佯怨的情态表达得纤毫毕至。《轮渡上》也是一篇平淡中见奇崛的佳作。小说将叙述空间放在淮河轮渡的一段旅程中,描写几个乡村艺人的情感和行为、希望和梦想。小说的风格是写实的,却不刻意营造戏剧化的情节。在悠然舒缓的节奏中,王安忆为我们信笔从容地勾勒出一幅精妙生动的“浮世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六年三月

知 识 链 接

【文学常识】

一、部分作家评价

鲁迅的《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地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当然,借鉴并不能代替作家的创造,鲁迅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无羁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如鲁迅自己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的《呐喊》、《彷徨》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当时便显出不同一般。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

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由此,沈从文的作品丰富了 30 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赵树理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不同于所有的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社会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而且是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裂,而是对其未竟事业的一种补充和继承发展,特别是在文学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赵树理还秉承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的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不趋时、不媚俗,宁可不写也不盲从。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而又日益稀少的精神财富。

——李平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二、部分作品评价

鲁迅小说善于运用一种诗的语言,以诗的形式表达深挚的情感。这个特点,最典型地体现在《伤逝》中。……《伤逝》的语言是一种典型的诗歌语言,是一种与音乐十分接近的抒情语言。如果说鲁迅一般的抒情化小说的语言更多带有中国古典诗与画的写意特征,以简约、含蓄、静态描写为主,那么《伤逝》的语言,

则类似于叙事音乐,是一种富于音调美的流动的形式。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曾有评者甚至注意到,一反当时教条小说的单一叙述声音或姿态,《我在霞村的时候》至少包含有贞贞、叙述者及多数村人三种声音,相互冲击。而随着故事进行,这三种声音并未如预期般地合而为“一”,以预示一乌托邦叙事(及意识形态)论式的完成。贞贞始终是与“广大的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上,而所谓拥护她的年轻人,除了痴心的夏大宝外,并不多见。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对原始自然和人性的赞美,是“京派”一贯的艺术追求,汪曾祺接续上这一中断的创作“传统”,使其在 80 年代重新放出了异彩。在他笔下,“苏北”一带小镇、乡村的风俗状物,仿佛变成了一座展览着各色民俗的博物馆:熏烧、盐炒豌豆、专卖旱烟的源昌烟店、说书的无柳园、运河、石桥、吹管笛、敲鼓板、舂粉子、瓷坛子、打场号子、芦花荡子、沙洲、挑夫、锅腔子、砖铺的地面、染脚指甲的风仙花、锡匠、炮仗店、绒线店、刨花、抿子、木瓜酒、药材行、尖底陶瓷、家神菩萨、酒馆茶肆、蜈蚣风筝、玉屏箫竹、田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情状各异、五光十色的民俗风物,构成了作家小说人物生存的“原生态”的“环境”,影响和决定了他们的生命形式和对大千世界的独特感受,而它们与 80 年代文学中带有鲜明的“政治”、“革命”特征的社会意象之间,竟有着天壤之别,给人恍若隔世的印象。

——孟繁华、程光炜:《汪曾祺的“另类”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清新、婉丽、优美、纯净的,但并不意味着纤弱、单薄和浅显,相反它寄予了作者对时代现实的严峻思考:那淳朴、淡远的美果然是迷人的,令人不由自主地去欣赏和赞美,但它恰恰又是与贫穷和闭塞联系在一起,在时代列车的呼啸声中,这种纯朴迷人的美还能保留多久呢?香雪和她的伙伴们,连同整个台儿沟,在走向新时代的路途中,将会经历怎样的变故呢?80年代是一个对“现代化”充满神秘与迷信的时代,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现代化必然代表进步、文明和美好;反之,就是落后、封建和野蛮——正在逐渐形成并影响人们的思维方法,但敏锐的作家铁凝却对现代化(火车的象征)进入以前的人性淳朴的民间社会作出美轮美奂的赞美,这种深远的意蕴,将会超越时空而发生永恒的魅力。

——陈思和:《美好理想的憧憬:〈哦,香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三、短篇小说概述

在我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是令,其于大亦远矣”,意指那些意义不大的琐碎的言谈。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是到晚清的时候才出现的。小说是最重要的叙事文体,它综合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通过完整的情节、具体的故事环境,以各种人物形象的遭遇来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

依据小说篇幅的长短和容量的大小,人们通常将小说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取材,一般是某一生活的“横断面”。通过对这一“横断面”的描写,作品可以反映